

忆记我入厂当工人过的第一个中秋节

王如晓

清晨帮饭堂做月饼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话已流传千年,千百年来,不知勾起多少人的思乡思亲之情。人老了喜欢怀旧,常常令我想起48年前在露天矿机电厂工作时的快乐时光。为了开启尘封的记忆,日前,我情不自禁独自驾车前往机电厂区,希望能找到曾经的一人一物以释怀。可是,当我来到机电厂时,曾经的茂名油公司“天之骄子”,享誉省内外、职工上千人的大厂,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当年时尚大气的厂区、宿舍区、饭堂、球场、图书室等在露天矿解体时被私企老板买下,现变成了三个化工企业,成为茂南工业园区的一员了。我向保安说明来意,恳求他们让我入厂观看一下,多次交涉都未能如愿以偿,只好带着满腹的辛酸和惆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留下了我青春的汗水和纯真的初恋记忆的地方。

时间倒转至1976年的中秋节前,当年的露天矿机电厂是“工业学大庆”的标兵,在这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火红年代,尤其是临近佳节,厂区、宿舍区处处是彩旗招展,节日气氛甚浓,工人们脸上都洋溢着主人翁的笑意和激情迸发的自豪感。记得当年中秋前三天(9月5日星期天),当天上午厂长苏强同志、书记林青同志组织我们团总支的团员们开会布置迎中秋的工作,两位领导在会上表扬了我们团总支的青年团员,肯定了我们为搞好工农关系,经常组织团员到厂区旁的高岭大队及狐狸埔村帮助村民做好事,尤其是帮助村中的五保老人挑水、砍柴、打扫卫生、洗衣服等,使我们团组织的工作成绩得到了公司党委及露天矿党委的表扬,并嘱咐我们要做“又红又专”的青年团员,为祖国石油工业多作贡献,并利用中秋节的时间与当地村民搞些庆祝活动,活跃一下节日气氛等等。

会后,我们车间的团委书记小张组织我们几个支委召开“诸葛亮”会,让大家集思广益,谈了如何按厂领导要求把中秋节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一些。因此我们结合厂里及村民的实际情况,将中秋当天的活动分段作了安排,使中秋节活动过得既开心又有实际意义。

代,球赛主要是为了让大家享受那种欢乐的气氛和那种激情及乐趣罢了。篮球赛结束后,接着是猜谜语、套鸭、摸盲儿、打鼓等传统节目。这些活动比球赛更吸引人,尤其吸引那些小孩、家属阿姨、老年人以及那些爱好文静的青年工人。我也随大流排队猜谜语,在猜谜处我胸有成竹地撕下了两个谜语:其一“太平洋中间是什么?”,其二“黄进白出,打一种农业机械”,答案分别是“平”和“碾米机”,我们都猜对了,还领到了两份奖品(一支牙膏和一个香皂),真是开心极了,当时这些都是稀缺品呀。整场活动,男女老少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各自找节日一显身手。尤其是套到鸭子的家庭,家人真是开心一整天,那个年代能吃到鸭的机会,一年可能也没有几次呢。大家都是乘兴而来,带笑而归。活动结束了,奖品发完了,但有不少小孩子仍依依不舍,不愿离去。

邀五保老人聚餐赏月

当天晚上,工厂饭堂的菜式实在是太丰盛了。因为当年油公司党委鼓励下属各单位发展第三产业,厂里不但养了猪,还在宿舍区内的鱼塘养了好多鱼,还在农场种了花生、稻谷、甘蔗等。所以,中秋节厂里杀鸡鸭、杀猪,捉鱼不在话下。厂饭堂的师傅从早晨做好月饼后就开始准备丰盛的晚餐(鸡、鸭、鱼、肉、蛋、蔬菜、饺子等样样俱全),工人们凭工作证人均可领一份饭菜和10个又香又甜的大月饼。当时能品尝到这些精美食品对我们这个从农村出来工作又久久的乡下仔来说,简直是皇帝的享受了,真想把这些东西存起来慢慢享用。但是,我们团支部青年早已商量好,把领到的月饼留5个出来给家人吃之外,其他的5个月饼和饭菜全部送去高岭村和狐狸埔村与五保老人一起共进晚餐和赏月。

下午6时左右,我们团支部的团员们一行8人(已婚的团员不要求参加)用饭盒装满在厂饭堂领来的丰盛饭菜,还带上每人5个月饼、柚子、甜薯、花生、糖果等,扛着鲜艳的团旗,一路上唱着歌,兴高采烈地往厂宿舍西边不远的狐狸埔村走去,该村的部分小孩也闻声前来,走在我们的前面当向导。约莫10多分钟,我们便来到了该村生产队的晒谷

场。按原先约定,只见该村生产队长陈叔和部分青年早已在晒谷场上一字形摆开了三张杀猪台,还有8张木条凳子,并在台面上铺上了一些旧报纸,摆上十多个搪瓷碗,还有一大煲茶水等我们来。我们先把带来的食品放在台上,由队长他们照看,便分组去请那些五保老人。不一会,所有五保老人都被我们搀扶来到晒谷场的长凳子上坐下来。聚餐仪式开始了,先由队长陈叔讲话,他讲话的内容大概是,今天是中秋节,本来大家应该在家团圆的,但机电厂的团员们能舍小家顾大家,来我们村慰问五保老人,并和他们一起聚餐赏月,真的好难得,是毛主席的好青年。同时表扬我们团员们利用节假日经常来我们村帮助五保老人做家务、谈心等,使老人们非常开心幸福,真是“活雷锋”啊。村长还特别表扬了我们团支部张书记,他已有妻子孩子,还住在矿区上,今晚不在家和老婆孩子团聚,却带队来村慰问,真值得大家敬佩学习等等。队长讲完话,我们和五保老人们便开始吃晚饭,工友小桃、亚彩、亚芳、小娟等“女将”服务老人十分周到,把带来鸡鸭鱼肉等送到老人的嘴边,有的老人手震用筷子不方便,他们就喂老人们吃,比自己的亲闺女还细心呢。在那个年代,老人们很少享受过这些美食待遇的,一边吃一边千多谢万多谢,还说好人有好报,这些闺女那么好人,将来都能找到好郎君过上好生活等等。不少老人被这种场景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男青年看到此情此景也激动不已,一边为老人夹菜装饭,一边对老人说些贴心的话儿。傍晚7时多,我们的晚餐已进入尾声,村中吃完饭的小朋友三五成群陆续赶到晒谷场上,在我们吃饭的地方围了一圈。小朋友们看到杀猪台上的月饼、花生、糖果及柚子等,个个眼睛发光,直咽口水,都在等着拜完月亮姑娘就分吃这些他们期盼了一年的食物。队长陈叔看到这,已明白该拜月了,便点三炷香,装上三碗食品,摆上三个月饼,恭恭敬敬,念念有词地领着大家一齐拜月亮姑娘,祈求月亮姑娘保佑大家团圆美满,无灾无难,国泰民安等。

大约晚上8点左右,一轮如玉盘的明月升上了天空,月光温

柔地照着机声隆隆的厂区,照着村中的晒谷场,照着我们与村中老人、小孩一起赏月的幸福场景。小张书记宣布:机电厂车辆车间团支部与狐狸埔村老人赏月活动开始。我们便把带来的月饼(每只一分为四)、柚子(剥开皮取出肉)、花生、糖果等放在台上,送到每位老人的座位上,请老人们一边饮茶一边品尝月饼等。老人们一边吃一边称赞说:“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月饼和柚子。”那些老人心疼那些孩子,不肯独食,便叫孩子们坐在身边一起赏月,还为孩子们讲嫦娥、吴刚、桂花等民间传说,我们也为前来助兴的小朋友们每人送上一小块月饼以及一些花生、糖果、甜薯等。那些小家伙也个个鬼精鬼精的,只吃小部分而把大部分藏在口袋里带回家慢慢吃,嘴里的东西还没吃完又来排队领食品。由于食物有限,我们只好把一个月饼由原来四开变成八开了,但还是不够分,场面真的既无奈又温暖,此情此景连月亮姑娘也被感动了,把自己升得更高,把月光放得更亮了。赏月仪式在一曲齐唱《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结束了。我们又分头送老人们回到家安顿好,再集好队与村民们道别,带着余兴回到厂区。但小孩们还余兴未尽,一路跟着我们走了很远才依依不舍地回家去了。

当晚,我原本准备好好睡一觉醒来上零点班的,但翻来覆去睡不着,只好起床独自一人来到宿舍大楼的楼顶天台上,在这圆月高照,万籁俱静,寒气凝露之时,我仰望明月,眺望北边远方的家乡。心想,家乡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都在享受这中秋月圆,家庭团聚温馨的时光吧,希望他们都各自安好。举目远眺,离我不远的厂区还有炼油厂华灯璀璨、火车、电机车往返穿梭,一片繁忙,还有不少工友正在上班啊。而在我身后及周围的工人宿舍,休息的工友们一家大小正在阳台上赏月谈心,一派幸福祥和的景象。一切都是那样的静美,那样的令人陶醉和充满希望。

此时我想,千百年来,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变化,唯有这中秋节的明月永恒不变。真是“今夜月照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啊,唯有遥寄美好的祝福给亲友们,但愿“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

家乡的空气带着甜味儿

李廷赋

这是诗人郭小川笔下“北方青纱帐南方甘蔗林”的亚热带土地,连空气都带着甜味儿,产生许多与吃相关的故事。乡亲自古以来就敬重“食神”,牢记孔子的话“食、色、性也”,见面的习惯性问候是“吃饭了吗”……在他们的心目中,吃比圣旨还重要,且要以甜为背景。

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偏远山村分布许多小糖寮,甜蜜的事业正在蓬勃发展。跟我童年关系密切的糖寮在数公里长的田垌侧边、十米长的石桥下方,隔河是紧密相连的几个村庄,往上是吱吱喳喳的学校、与橡胶交道的农场,两边数百米外是连绵的山包,水田种的全是直溜溜的甘蔗。桥底有座不知几千年的石龟,上有一个水面较高的陂头,储水冲下油麻石砌成的水磨屋,咆哮着哗哗地响。屋子里轰隆隆忙碌着,石灰地板微微震动。大石轮绕着轴心转,轴心下卷出急速的漩涡。石槽倒满脱壳的米,几番滚动之后,成粉的谷皮就和米粘乎着,显得魅力十足。最优质的米在这里加工而成,煮出的米汤都香喷喷,即使在穷困的日子也能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聪明狡黠。

这是南方甘蔗林的代表性地域之一,我甜蜜家园许多年前的风景。风卷过田垌就有波浪起伏、哗哗作响,但台风吹不过连绵的山包,丝毫无损它绿色的美丽。隆冬季节甘蔗收获,砍蔗运蔗全员出动,男女老少来来往往,肩挑、手推、牛拉、车载……吆喝声、叫喊声不绝于耳,田间小道原始的物流链自然形成。糖寮压蔗机的大小齿轮转起来,蔗渣粉粉的往外吐;汁液哗哗地往下淌,汇入整齐排列的大铁锅,热气翻腾向上又被风吹散。路边的灶口塞满干木条,火烧得毕剥乱响,火尾直通锅底在半山腰出现。甜味儿把动物的胃口吊起来,只有千年石龟纹丝不动。

在忙得不可开交的季节,山乡子弟的灵感呈放射状出现。有孩子把生姜切片串起来,上学时放进滚着糖油的铁锅,放学后捞上来,就嗦溜溜吃着甜辣香的姜糖。周六晚不用上自修,一群孩子出去称参加周末劳动,其实是溜进糖寮拿糖头,或者到旁边寻找其他机会。糖头是没法割成糖的次品,工人没舍得丢弃,但对孩子的小动作也懒得去管。孩子若无其事地出去,到了门外便哒哒哒跑掉。有时候,工人看见几个流口水、眼巴巴站着的孩子,便扯一块糖头递过来,大声喝道:“到外面玩去!”这要比孩子自己拿的大块多了。心里甜蜜无比,感激之情含在咧开的嘴里,略显腼腆的脸上。他们在不太大的树下,找个坚硬的树枝、擦净树皮的碎屑,挽起袖子、拉长糖头包住树枝,使出吃奶的力气拉扯,再包、拉,反反复复。

这就是扯糖胶,当地人都熟悉的工作。其中这个“扯”在当地应读cǎ,也许与其相对应的字不是这个,但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就这样吧。反正,孩子们拉扯得黄糖变成白丝、僵硬变得酥软、拉粘变得顺滑,用勺子把黄豆拌匀,分盛在两只水桶里,再挑去石磨上磨。我和姐姐跟随母亲来到磨坊。母亲和姐姐推磨,我把拌匀的黄豆一勺一勺刮到石磨上磨成浆……这些黄豆磨了满满的两桶浆。母亲挑到厨房,开始做豆腐了。没多久,豆腐全做好了,白白嫩嫩的……

吃了团圆饭天还未黑,奶奶就拔长灯芯、点明了煤油灯,更有趣的是奶奶还要在灶膛里放几截木炭,上面覆以燃灰,让厨房内炊烟袅袅……

空气里飘满了过年的味道。凡是有人住的地方,烟火不绝,都准备了鞭炮。只有极个别的光棍汉不买鞭炮,比如李大头,别人放炮,他烧竹节,因为竹节用不着花钱,它爆裂时也同样发出巨响。那时候,我与伙伴们就特别盼天黑。

天黑了,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响起,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时不时还有鞭炮蹿到空中,点亮了昏暗的夜空……

我与伙伴们唱着跳着由村头走到村尾捡鞭炮,零零星星的鞭炮揣在衣袋里,宝贝似的,不肯给大人。我与伙伴划火柴点燃鞭炮,爆竹声声,炮花四溅,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鞭炮味,真过瘾。有的鞭炮玩久了,点不响,我则与伙伴们把它撕开,露出里面的药粉,然后用火柴一点,“嗤”地一声,冒出一股黑烟,我与伙伴们即绽开笑脸……

儿时的年味

刘广荣

我的童年是在乡村度过的,那时候特别盼过年。冬至过后,我常常在墙上作记号——过年还有几天,脸上全写满了兴奋。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就开始闻到年味了。我们乡村称这天为小年,家家户户磨豆腐、做豆炸、杀鸡,自制花生糖等等。豆和花生是自家种的,鸡是自己养的,绝对绿色食品,吃起来特别香。

我们吃饱喝足后,往嘴里塞一块花生糖就开始大扫除。当时,我们住的是瓦房,瓦片上陈积的树叶、竹叶很多,必须架一把梯子爬上去弄掉。房屋内外有不少蜘蛛网,得用长竹竿扎住扫把才能清除。台凳和各种家具,我们就搬到河里冲洗,然后放在晒地晒干……

过了小年,年味一天天浓起来。村里人赶集、进城的多了。由于村里没有超市,要买东西就得到镇的圩市或者县城里的商铺。那年头老百姓的手头并不十分宽裕,采购年货不像现在这样人人都买大袋小袋山珍海味或各种高档商品。当时在我们家乡,许多农民穿着十分简朴。三五成群的村姑村婶步行进城往熙熙攘攘的布衣铺里挤,货比三家,挑最便宜的买上一两件回家给全家老小做一两套新衣服以便春节时穿;那些村伯村叔赶集,拿自家的鸡鸭卖了买回来的东西都是少之又少,往往是几只铁锅、铝桶或者十几只碗、一两把椅子之类……

临近除夕,一大早就听到猪嗷嗷叫。村子里的人正在杀年猪。人口多的家庭自己杀一头;人口少的家庭则三户五

杀一头。我家杀的是纯正的土猪,并且养了一年以上,猪血、猪肠很多。母亲把猪肠全切了,拿出十几斤米,招呼左邻右舍过来煮粥吃。众人七手八脚帮忙,泡米的泡米,剁瘦肉的剁瘦肉,舀猪血的舀猪血,烧火的烧火……我家的院子热热闹闹,一片欢腾。忙乎了一个多钟头,猪血瘦肉猪肠粥全煮好了。母亲和姐姐妹一碗碗端出来……众人用嘴吹吹粥,拿起筷子就吃。“好香!”“好香!”众人啧啧称赞,绽开了喜滋滋的笑容……

吃过粥后,母亲从一堆堆猪肉中挑选出几大块上好的五花腩肉,用利刀刮净猪毛,切成三十多条,每条约二、三斤。用热水洗过之后,母亲就拿竹串穿猪肉一条条吊在竹竿上让风吹干,再拿来用刀在肉厚处戳,然后再放盐、茴香、八角、姜汁等腌,反复地揉搓把腌好的猪肉一条一条地挂起。之后在院子内熏腊肉。母亲架起松枝、柴草生火,我添加谷壳,一股股白烟腾起,“嗵”、“嗵”、“嗵”谷壳爆裂发出声声脆响……

熏腊肉最忌起火。如果火焰窜起烧至腊肉,那么腊肉的表层呈黑色,吃起来就有焦味。熏腊肉时,母亲守着有一次,母亲忙乎了大半天,下午,我替她熏腊肉。一阵风吹来,火猛然间大了,熏得腊肉滴油……

阳光明媚的时候,母亲把腊肉一串串挂在院子里晒,一股特有的香味弥漫开来……

除夕那天,家境好的就有红枣、饼干吃。一般人家都是炒花生或者用糯米粉、面粉炸

油角什么的。小孩子咽着口水围在灶前锅旁向父母撒娇,等待酥脆喷香的油炸品……

我家还磨豆腐。母亲从地里回来,端出事先用水泡透的黄豆,捞去上面的豆皮,用勺子把黄豆拌匀,分盛在两只水桶里,再挑去石磨上磨。我和姐姐跟随母亲来到磨坊。母亲和姐姐推磨,我把拌匀的黄豆一勺一勺刮到石磨上磨成浆……这些黄豆磨了满满的两桶浆。母亲挑到厨房,开始做豆腐了。没多久,豆腐全做好了,白白嫩嫩的……

吃了团圆饭天还未黑,奶奶就拔长灯芯、点明了煤油灯,更有趣的是奶奶还要在灶膛里放几截木炭,上面覆以燃灰,让厨房内炊烟袅袅……

空气里飘满了过年的味道。凡是有人住的地方,烟火不绝,都准备了鞭炮。只有极个别的光棍汉不买鞭炮,比如李大头,别人放炮,他烧竹节,因为竹节用不着花钱,它爆裂时也同样发出巨响。那时候,我与伙伴们就特别盼天黑。

天黑了,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响起,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时不时还有鞭炮蹿到空中,点亮了昏暗的夜空……

我与伙伴们唱着跳着由村头走到村尾捡鞭炮,零零星星的鞭炮揣在衣袋里,宝贝似的,不肯给大人。我与伙伴划火柴点燃鞭炮,爆竹声声,炮花四溅,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鞭炮味,真过瘾。有的鞭炮玩久了,点不响,我则与伙伴们把它撕开,露出里面的药粉,然后用火柴一点,“嗤”地一声,冒出一股黑烟,我与伙伴们即绽开笑脸……



茂名印记

创业年代的文化星光

图/尤史 文/蔡湛

波澜壮阔的油城开发大会战

不仅为茂名工业发展构筑根基,而且催生富有创业特色的石油文化。因陋就简兴建文化设施、建立业余文工团等文化生活团体、开展反映火热生活的文艺创作等,让南方油城文化氛围满溢。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由茂油业业余话剧团创作演出的《挡不住的洪流》,以油页岩矿山开发为背景,塑造了在困难面前不动摇的领导干部和为开发“火水山”贡献青春的一线工人形象。由于演的是身边人身

边事,深受职工欢迎

一连演了20多场还停不下来。1985年,为庆祝30周年厂庆,茂油公司工会请来东方歌舞团老师现场辅导,创作大型音乐舞蹈《创业者之歌》。上百名业余文艺骨干创作排练两个月,艺术再现了茂名人艰苦创业历程,一时轰动全城,被人们称为茂名的《东方红》。尔后,茂油公司建起耗资6000多万元的职工文化中心,在住宅区也建设文化活动中心,石油文化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空间。